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減費寄遞之報紙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五十號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德醫邱仁高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北一六七五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册、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成不誕。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金馬牌香烟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奇異古玩
茲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爲希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者請至天津路與隆里五號與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用最新式試驗光儀器驗目配光異常準確非之能使合光獨眼鏡補助者君目力之困難且足壯尊嚴之氣象而增進平時之豐采實非淺鮮也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上海博利安公司
老牌博利安電泡
BRILLIANT WIRE LAMP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中華民國新出品
中華新傘　可以摺疊藏放衣袖
恭賀熱心實業愛國諸君
英大馬路集益里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本校創辦於今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最新教授法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勝過讀他處學校七年膳宿校內亦備交通便利有志向學者請速致函本埠法租界東巨籟達路求是學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校長陶雪生啓

麥精鰉膠
冬令宜服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腎臟精精爲人身之寶精足則氣旺……（正文字跡模糊）[illegible]
（價目）每瓶洋一元五角……從郵局函購加一 [illegible]
（購法）無論何處請向當地就近郵局兌買匯票封入掛號函內寄至下列地址無論多少保險寄本埠如無匯兌郵票亦可通用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貴興里荒字一百八十號正威藥房

泰興李唐助賑書例　辛酉年
中堂　四尺以內三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八元
聯對　四尺以內三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八元　七尺以外另議
屏幅　四尺以內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七尺五元
橫幅　全幅同中堂　半幅同屏條
册頁　每頁兩元
名刺書簽　兩元
團扇摺扇　每柄兩元
◉隸書均加倍　金箋均加半　墨費加一成　筆資先惠　十五天取件
交上海靜安寺路愛儷園及各大箋扇號
吳昌碩　沈寐叟　鄭蘇戡　章一山　姬覺彌　同訂

丹谷書例　因窮隸草之奧藏唐人莫高石室記遂得行楷之神施於豪楹益工妙愛爲擬例以待知音
榜書每字一金不論大小　聯帖四尺……　屏幅四尺一金加尺同上　扇一金（小扇不寫）　金石題跋五金　墓誌壽屏別議　惡紙不書　磨墨加一　先潤後作
宣古愚　袁寒雲　訂
收件處　本報館、上海四馬路商報館、四馬路亞書震局、各大箋扇莊

無敵牌牙粉廠新年贈品章程

自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所有從前贈品章程一律取消改照本章程辦理惟遠埠來郵係在一月一日前發信者當照舊章寄奉以昭信用至希公鑒
一、凡直向上海總社按照定價購買本牌牙粉或化妝品滿洋二元者得取贈品值洋四角多者以此類推茲將品名定價列左以供選擇　（一）四美圖畫片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現在印刷中須陰歷新正出版）（二）梅魂倩影圖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已出版）（三）家庭日記每册定價四角（係天虛我生編洋裝金字一厚册年年適用現已出版）（四）甲種凸版日歷每組定價二角乙種平版日歷每組定價二角（五）壬戌年陰陽合歷每册定價一角（現在裝訂中準新歷前出版）
一、上列贈品均以零售爲限批發不在此例如值贈品告罄得由本社以他種價值相同之貨品代之
一、郵購貨品得用郵票十足代現凡在單純郵費處只須外加郵費一成如在二倍郵費處須加二成餘仿此凡匯件亦須掛號外加掛號費五分
上海小西門新馬路家庭工業社啓

患氣痛者注意
鄭廣福堂藥房衍製肝胃氣痛散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永泰棧烟行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

君欲游上海便宜安穩乎

愛妻者鑒
君欲令夫人容顏增美歟　君欲令夫人生育子女歟　君欲闔宅健康歟
身體衰弱顏色萎黃頭髮乾枯血虧之病也　雀斑粉刺頑癬疥瘡血濁之病也　婦女不孕經期失調
有上海三西公司新發明八寶珍珠丸能使皮膚枯黑又能變爲白嫩肉細面部立即消除因此藥概用補血清血健腦之品配成故能收此奇效也謂余不信盍一試之
男女老幼均可常服每瓶可服一個月定價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新世界西三西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遠東眼鏡公司
開設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滿洋三元贈券壹元多則類推　各種眼鏡減價一月對折八扣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臀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圖中寓意

出閣与閣 （丹翁）

女子嫁了人、叫做出閣、男子做了官、也可以比做女子出閣、但是梁士詒却偏相反、他是丟了官、叫做出閣、真奇極了、若談到王士珍、他又是一種相反、他如今要做官、不但不叫做出閣、還要叫做入閣、真正更奇了、而且王士珍、從前入過閣的、現在如若再入閣、就可以想到從前出過閣的、不久必難免再出閣呢、哈哈、姓梁的出閣而不肯出、姓王的入閣而不敢入、這真弄成個娃鳴了、閣閣、

都门客思録（三） （馬二先生）

昔人謂以金錢謀官做者、爲走小路、今則凡欲謀肥缺優差者、莫不如是、殆已變爲必由之正路矣、惟路在暗中、不易摸索、雖各部長官各有其固定之親信人物、以引導一般熱中求官者、入於坦途、然北京人情鬼蜮、其假托名義、藉以招搖撞騙者、亦正不知凡幾、其誤入岐途、空耗血本者、亦屢見不一見、此又挾資求官於北京所不可不知者也、

北京的政界、完全是商業性質、故北京直可謂爲『官吏的商場』、住在北京、或遊於北京者、差不多都是從官場中討生活者、然而求之者過衆、競爭甚烈、其能如願以償者、常不及百分之三四、於是患得患失之心理、乃不能不委之於命運、則星相之說乃乘隙而入、余初至北京、見西河沿及打磨廠一帶、凡客棧旅館之門首、無不懸有『神相』『神卜』『預知禍福』『善決吉凶』等招牌、私心甚怪及居留稍久乃知北京人物、上自元首、閣僚、將帥、下迄輿夫、僕役、舊如遺老、新如學生、殆乎無人不信星相、無人不談星相、蓋駸駸乎已列星相爲士夫必備之常識中矣、

有張牟仙者、固江湖賣卜之流、竹爲靳揆看相有驗、一時大僚、多招決休咎、餽金錢酬報而外、復獲各機關掛名兼差無慮十數處、月入可八百金、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又何怪乎星相家之紛至沓來、不可勝數也哉、

靳揆亦自諳相法、故其用人、亦嘗以相法決擇、去夏新閣改組時、有傳謂張岱杉長財政者、翌日新閣嫡系機關之某報、乃大加評論、謂據精於星命者言、張岱杉之八字、不夠做總長云云、夫做總長而取決于八字、已爲奇談、報紙代表輿論、而主筆先生亦公然批評八字、此眞奇之又奇者矣、

談瀛 （鑑殿）

□印度人種之不能自振、以早婚爲一大原因、據西人旅印者之調查、印人結婚、在十歲以下者、歲約百五十萬人、在十四歲以下者、歲約八十萬人、過十四歲不嫁之女子、則華目爲廢人矣、英總督屢次出令、力戒早婚、而終無效、亦已無如何也、

□印度之多妻制、亦爲各國所罕有者、往往以一男子、而擁有妻妾至十數人、其年齡又每不相等、甚至有以一家之姊妹姑嫂、共嫁一人爲夫者、有以八九歲女童、嫁爲七八十老翁之妾媵者、人道悖亂、莫此爲甚、尤奇者、女子遣嫁之前一夕、須往野地露宿、此一夕中、盡人能玩弄之、雖至狎褻、亦不能有所抗拒、謂佛法捨身之義、應如是也、凡此、皆見諸西人遊歷者之紀載、吾以爲異故錄之、

□蒙古新婚、亦有鬧洞房之惡習、其最甚者、拘新郎作罪犯、而奉新婦爲承審員、即以洞房爲法庭、令新郎跪而受審、審畢、新婦須說『哥哥請起』乃已、有人爲詩曰、人人博得醉顏酡。拘到新郎說犯科。假借洞房作衙署。更教嬌口喚哥哥。讀之可爲絕倒、

□西藏番人生子、未逾三日、必詭言爲女、不云男也、又於小兒勢間、塗以鍋煤、束以戒指、謂非如是、則爲妖怪所弄、將使化爲女身、奇俗相傳、至今不改、可爲發噱、又凡嬰兒誕生後、其母不爲洗浴、但以舌偏舐之、至三日、則以酥油塗其身、自頂至踵殆偏、然後舉而曝諸日中、謂將使之堅實耐寒、易於撫育也、是或亦一道歟、

□西藏婦女、枝以赤色塗兩頰、其狀乃甚獰醜、至詰其所由始、則以昔有喇嘛某、性極妬、其妻有殊色、喇嘛恐其有外遇、故使飾此狀以殺其美、久之、遂成爲藏中之習慣、凡婦女見喇嘛時、必以紅糖或兒茶、遍塗其腮頰、甚至有塗以豚血者、不則謂爲迷惑僧侶、罰不宥、今則藏中婦女、反以塗此爲美、雖家居時亦爲之、可怪也、

論貴妃醉酒 （林屋）

第三場、貴妃側步倒出、至九龍口、徐徐轉正、先作左右臥魚勢、又中立作折腰勢、內侍獻酒、皆先以唇就杯『略鼓其頤者三四』、然後銜杯而起、是酒已飲盡矣、詩伶銜滿杯起舞、以理想度之、其酒不流於滿面耶、此所謂差毫釐謬千里者也、醉後、坐二力士膝上作態有之、胥高力士冠有之、未嘗加之於頂作男子步、自始醉至終場、未嘗嘔吐、詭駕跪接外、未嘗有傾跌之狀、末場唱詞、有懷蘇山一段、（此則梅蘭芳猶守師法、）中段插白、在奏當今句下、頭場冠帔出迎觀也、二場宮妝上獨飲也、（蘭芳未敢自改、時伶或學蘭芳之古妝矣、）大較如此、至其精妙細微、終不能詳、甚矣余觀劇之疎也、

羅小寶重攀丹桂 （小隱）

□劉四立亂吹法螺

羅小寶、老生中亦所謂譚派者也、在今日海上舊戲式微、得一唱工老生如小寶、固亦如晨星之不可多見也、小寶來滬數年、始在丹桂第一台、繼乃轉入天蟾舞台、上年天蟾改組、爲亦舞台邀去未久、即赴漢上、自漢歸來、久未搭班、今又應丹桂第一台之聘、同人慨舊戲之將亡、遂思有以提倡、於小寶登台之日、聯袂往觀、亦所謂捧場是也、雖然、以視彼結黨捧旦者、正未可同日而語也、

小寶登台之日、所演爲武家坡、乃彼向稱拿手者也、一馬離了西涼界之倒板、音完氣足、一鳴驚人、出場之西皮元板、亦有好腔、彩聲因而不絕於耳、八月十五月光明一段、只首二句尚有精采、餘則平平而已、自是爲進窰留餘地、至提起當年淚不干、果又令聽者爲之神旺、快板中、雖略似氣促、當係許久不唱之故、猶億去臘在友人家中、聆其文昭關一折、大胆之胆字、用嘎調、亦似吃力非常、蓋困於烟霞、非夕陽墜山、不能起床、亦喉敗之一因也、惜哉、際此老生乏才、小寶果能勤於用功、力求上進、或不難繼賈洪林而爲譚派之繼者也、

配王寶川之青衣、名小靈芳、年只十七八歲、貌極秀麗、唱調亦平正無疵、惟發音稍剛、不無缺憾耳、聞此子爲耆伶小榮祥之弟子、有此本質、可望成材也、

丹桂第一台、前曾到有武生劉四立、廣告上說得天上少有、地下絕無、數月以來、雖演本戲、亦必以此人唱大軸、雖楊小樓來滬、無此聲光也、觀其所演各戲、如『千里獨行俠』『賈復拖陽記』『火燒呂奉先』、即賈之該台中人、在其未演之先、亦復莫名其妙、記者雖未目睹、已早料其必不佳妙矣、是日因觀小寶、遂得見劉四立、乃一才不出衆、貌不驚人之稚子耳、所演爲火燒飛龍島、戲情出自彭公案、麒麟童飾彭公、紅頂黃褂、儼然一向榮、四立飾彭公手下某將、喬裝馬夫、隨彭公往飛龍島赴宴、則又爲張嘉祥之變相耳、入後則真刀眞鎗、大打一場、全劇純套三本鐵公雞、然鐵金翅、雖爲長毛、時已降清、而爲提督、向公不妨前往赴宴、若飛龍島之盜首、而亦邀彭公赴宴、有是理乎、至於劉四立、不過一江湖拚命之武生耳、其技僅足與樊春樓相伯仲、且似弗若邬春華、聞爲麒麟童之戚黨、故能享此特別優待、世事與援、戲班且然、麒麟童不爲看客計、獨不爲老板計乎、以小喻大、今之政治舞台、亦猶是耳、

大少爺偸脚踏車 （琴心投稿）

從前有一齣新戲、叫做大少爺拉東洋車、大少爺到窮途落魄的時候、還有什麼法子呢、不想現在又出了大少爺偸脚踏車一件事、原來時報館每天出來送報的脚踏車、前幾天忽然不見了、大家都詫異、怎麼會不見的呢、過了幾天、忽然有家脚踏車行打電話到時報館、說你們報館裏、不是要賣掉一輛脚踏車嗎、報館裏正不見了一輛脚踏車、便問怎樣的人、來賣去脚踏車、請你暫把這人留一留住、我們立刻就派人來、時報館立刻派了幾個茶房去、還有坐了脚踏車送報的本主兒、也一同前去、見也這輛脚踏車、的確是失竊的那輛脚踏車、不禁憤失中燒、就一頓耳刮子、把這個出賣脚踏車的人打上去、就中有一個茶房眼快、連忙搖手說打不得、打不得、大家問是何故、他說這是樓上的校對先生大少爺啊、大家說、怎麼校對先生、又是大少爺呢、那個茶房道、你們在樓下營業部、所以不認得他、他的父親、從前在南京是個道台、現在落魄了、我們主人見他可憐、荐他在報館裏、當個校對、不想他脚踏車上裏面有『時報館』三個字、不曾校出來、那脚踏車行倒比他細心、因此報告了報館、就受了這一場屈辱、可憐啊可憐、

荅郎蓮問

來函問二月一日晶報載、鄙人所述之『鄭船上尚嗜旅客』內、有『却端了一盤生魚來、那生魚方方正正夾在兩分厚的兩片冰中間、旁邊一塊鮮檸檬』、及『隨手燃着一枝火柴、向盤中一點、那盤中便呼的一聲燒着了』、『不知燒着了何物、盤中尚有可以燃燒之物、何以他的朋友沒有看見、敢問』

按鄙人所述、係據友言、並未深問、想盤中當有易燃之料、如火酒之類也、

來函又云『約莫有三分時光景、祗見她用餐抬上的布、向盤上一蓋、那火立刻熄了』、及『又見她用刀叉將那上面的一片冰揭開、我也照辦了、却見那片生魚已是熟了、』那片生魚、是夾在二片冰中間、冰是不傳熱的、冰未化盡、魚倒熟了、未知何故、敢問、

按此種魚、當是最易熟、而不禁火力者、其夾在冰片中、四周必露微縫、蓋魚片之厚、即爲兩片冰之距離、火氣從縫而入、即可煮熟耳、惟此亦鄙人就來函之問、據理想而答、非敢謂必如是也、十一、二、四、（馬二）

一年有半（一〇一） （天笑戲述）

伯濤笑道、像這種人、到底是少數、不過請客單上、定要提早一點鐘、也是一種惡習慣、我們今天就早些兒去罷、當時何張兩人、吃了午飯、看看鐘上已經兩點多了、便到興華銀行裏來、原來這興華銀行連年獲利甚豐、去年新建築的三層屋子很覺壯觀、所以今年的股東會、格外高興、每年都是借着別的地方開會、或是什麼公共場所、或是大餐間、今年却因自已建築了屋子、裏面在三層樓上、本有一間會場、因此就開在行內、一來教各股東瞧瞧新造的房子、外觀有耀、也是商業上很緊要事、而且在上海灘上、租房子住、也不甚合算、現在總算行基已定了、二則自已既有會場、也不犯着再借人家的地方啊、今天的股東會、在這銀行屋子、行了落成禮、不多幾天、何張二人、每人都有四五萬塊錢的股本、也不算是小股東了、到了那邊、有幾個招待員、對於何伯濤不十分認得、對於張叔禮却都相識、便是幾個董事以及經理、也都和叔禮往來、內中有幾位常在杭州走走的人、也都認得伯濤、此外不認得的、叔禮一一和他介紹、大家都知道伯濤是個杭州資本家、也都來親近、和他攀談、果然不出叔禮所料、除了本行的幾個職員外、股東到會的却是寥寥、大概時候還沒有到咧、那興華銀行的經理是姓陳號書玉、是一位老銀行家、年紀已有六十多歲、却是精神矍鑠、滿面春風、副經理姓余號季庶、也是個短小精悍的人物、這兩位都是浙江省人物、在銀行界卓卓有名、當時那位副經理余季庶先生、却和張叔禮本來也很投契的、也和何伯濤在杭州見過幾面、趁着等開會的時候、便來談天、

FF之影戲（續） （紅燕）

FF的爲人、是大家知道的、叫他做喜劇的配角、或者還配得上、叫他做情劇中的主角、那裏能做得好、雖然投海時、捧面而泣、居然有兩點淚珠、但似乎還與劇情相吻、其實影戲裏的哭泣、完全是假、他的淚珠、也並非眞、在扮演時候、所墮乃是在他平時哭泣時候、照一張片子、剪了下來、接在裏面、這是剪片子的一定不易之法、所以福珠投海遇救以後、雖然裝做悲慟的神情、伏在畫師懷裏哭泣、其實在那裏隱隱笑着、誰都瞧得出的、這就是不合劇情、就像那知畫師兩次向他求婚、他的態度、雖然媚人、其實太嫌輕狂、要知道既然是中國戲、就應該合中國情理、現在這劇却有許多不合中國情理之處、最可笑的、福珠寫信的硯台、宛如飯店櫃台上盛菜的沙盆、中國恐也不會有過這樣新式硯台、寫好了信、撳電鈴喚僕去送信、誰知這僕人、却也穿著齊整、倒是一身西裝、鞠躬而退、試問中國人家裏、那有這樣漂亮的僕人、要知道外國影戲、好處果然可以採法、却也不能學他的皮毛呢、強盜打刦的時候、神情也太從容、在橋上福珠要走、強盜拖住的神氣、好似孩子做假戲、毫無表情、就是福珠在訪畫師、被畫師逐客令的時候、只不過嘆了一口氣、除此以外一些也沒有表情、可以使人憐惜、就是投海的時候、也不能使觀劇者有絲毫感情、一半因爲FF不擅悲哀、不善影戲怎樣做法、一半是沒有導演者、而且接片的毫無學問、把情節顛倒參差、也是一個大毛病、其實結婚一節、應當映在福珠重訪畫師之前、觀客腦筋裏、先有了一個影子、知道福珠已經悔悟、那麼畫師拒絕福珠、觀客自然要替福珠不平、替他憐惜、但是這劇却不然、先映出福珠寫信給畫師拒絕婚約、接下去就演福珠重訪畫師、然後再補出福珠與其表兄悔婚、畫師妹子拿報給畫師、看報上載的新聞、就是福珠悔婚的事情、畫師遂深悔孟浪、這時候的片子、短促而無順序、可算達於極點了、福珠在結婚的時候、想起與畫師盟誓的前情一節、也是照原片驟然映出、毫無意境可言、外國影戲、對於做夢、或者是感想、大都先映得模糊、然後清晰、末後依舊漸漸模糊不見、才有意思、中國影戲公司在這層上倒不研究、倒不學他的皮毛了、

論這劇情、那福珠與畫師、論情也太草率、天下決無如此淺薄的愛情、就能訂婚、即使福珠遇盜後、中寒仆在草間、畫師跑去解衣衣之、連忙求婚、也太性急、福珠就立刻允許、也太自率直、後來被表兄幾句說話、一串珠項圈、就變心了、也變得太快、決非誠直處女情形、表兄應該多方誘惑、幾次貢恩、或者變心、也在情理之中、現在如此草率、試問還有什麼價值、要知道做影戲、不是件易事、決不能照FF現在的性情、現在的生活、就作爲劇中人的個性、說句忠厚話、FF却是不擅做影戲、他的生活、他的個性、都不去研究、但是他沒有好好練習、就由許多影戲的少年們、要做了戲、掮了FF的兩字賣錢、眞要叫人作嘔、發明珠本是個墮落的女郎、他的身世、許多人都知道、猜有些人憐惜他、其實叫他扮演一箇墮落女郎情節的戲、或者能稱職、遠者能感觸身世、棄邪歸正、倒是個綺理、不於這劇中的畫師表兄、毫無強相、毫無表情、舉動檢俗、我也不敢得去批評、總之我評論這劇、有兩意見、一件是希望中國影戲公司、好好研究改良、成爲中國惟一的影戲公司、雖然不必像商務印書館演忠孝節義的舊戲、但是也要研究合乎中國情形、有益於社會才行、切不可羅致了FF輩的人物做號召牌子、這是對於影戲公司方面的、還有一層意見、是那一輩少年們、儘可以做些正當職業、切不要與FF那輩人胡纏、你也墮落、我也墮落、弄到後來究竟怎樣結果、也要想一想、一品香FF的芳蹤、是很著名的、但是究竟怎樣會到這地步的、你們做影戲的、也想一想、從前他在某西塾讀書的時候、究竟有沒有這FF兩字呢、（完）

體面賊（續） （金嘯梅）

第二天、潘老也不工作、祗呆坐着等、那中年男子、停了一刻、果然來了、那中年男子果然拿出一塊很大的翡翠交給潘老道、你替我解作兩半、須小心點、不要弄碎、潘老道、那是斷然不會弄碎的、一面說、一面便去倒了一碗茶來、中年男子、吃着茶問道、你可認得骨董鋪麼、潘老道、認是認識幾家、不過都是小本經營罷了、中年男子道、你既認得、把翡翠解好了、便替我去銷售、我打一個九五的回佣給你、潘老道、是運氣來了、便一口答應、從此中年男子時刻到潘老家裏來拿珠哩、玉哩、叫潘老去銷、不上半年、潘老玉工也不做了、竟做了骨董掮客咧、隣人也有知道的、都說潘老財運亨通、便有活財神來照顧他呢、

今年九月底、潘老有一隻翡翠的香爐、要賣三千塊錢、許多骨董鬼、疑是來歷不明、不敢領教、有一天、來了一個姓夏的、看了這隻香爐、十分疑心、暗想舊年六月裏、我的朋友、在漢口失竊許多值錢的東西、也有一隻翡翠的香爐、還懸賞九千元哩、又打量了高低、一毫也不差、便和潘老敷衍了幾句、趕緊出來、報告他的朋友、又叫了一個包探、趕到潘老家裏、潘老見不是勢頭、回說香爐已賣給一個廣東人了、姓夏的和他的朋友、很是懊惱、那包探却不肯相信、闖了大門、四處一搜、搜出香爐來、失主一看、一點也不錯的、又抄出許多贓物、包探便盤問潘老、是誰叫他銷的、潘老不肯說、後來吃打不過、說是西門一個開襪廠的、叫他銷的、包探把潘老鎖着、同到西門襪廠裏、只見客廳內、坐着一個中年男子、鼻架托力克、身上裝束、十分漂亮、桌上放着十幾隻湖蟹、在裏自斟自飲、旁邊坐着、四個艷裝的婦女、都是珠翠滿頭、包探不敢造次、潘老却望着樓上在走、包探也跟了上去、只見床帳精美、香霧撲鼻、却不見一個人影、包探很是疑惑、猛然省悟道、不好着了老賊的道兒了、慌忙下樓、那吃蟹的中年男子、已逃得無影無蹤了、包探嗒然若喪、祗可押着潘老兒、回到捕房去報告、現在還沒有開審哩、

中年男子、姓的是紀、在海上商界中很有點小名氣、西門開着若大的襪廠、家裏有一位正室、三個寵妾、都是青樓中的翹楚、平日場面、很是闊綽、進出都是汽車馬車、却看不出他是做梁上君子的生涯呵、唉！社會上、衣冠楚楚的人、原多着哩、那一個面上是刺着字的呢、祗老虎不拆穿、誰知道誰是個賊呀、（完）

□愛亞司意錄、稿未寄到、暫停一期

捕蟲緣（二） （馬二）

（二）男子果然都甚可惡！且說那一隻眼、很老醜的老孟、有一天獨自掉着一隻小船、行至文司路小島的對岸、便是得綏所見的那叢林中烟起的地方、老孟也看見叢林中煙起、彷彿有人居住、便上岸去尋視、打算找些生意、他上岸行不到半里、却望見一座小小的布帳篷、走近看時、却見一個少年、狀貌很是斯文、拿着一柄斧頭、在那裏劈木柴、傍邊還架着樹根的光景、却是預備煮食物的、但那少年劈柴的姿勢、很是可笑、既不用力、又不肯將斧揚起、祗慢慢的斲、彷彿削鉛筆似的、老孟看了一晌、不覺笑將起來、那少年抬頭一看、問道、『兀那漢子！你敢是笑我嗎？』老孟道、『先生！我並非笑你、要這劈柴、須得用些氣力、若恁的斯文時、須劈不得多少、幾時方可劈完？』少年說、『你且劈與我看、』說着、遞了斧頭過來、老孟接了過來、高高揚起、用力去劈、祗見他、劈劈！吧吧！不多一刻、已是劈就一大堆、那少年笑道、『果然你的方法不差、多謝指教！』說着遞了一支雪茄過來、似乎是個酬勞的意思、老孟接了過來、謝了、那少年便問、『你從什麼地方來、這一帶的地方可都熟悉嗎？』老孟把自已的名氏、和職業、說了、又說『我只靠着那隻小船、往來這周圍一帶爲生活、怎的不熟悉呢？』少年指着對岸文司路島問、『那島上有人住沒有？』老孟說、『那島上人不多、祗有三個女人、和一個女郎居住、』少年說、『恁地時、她們不怕豺狼野獸嗎？』老孟笑道、『那三個女子、都老了、怕什麼、那女郎却似天仙的一般、祗是有些瘋瘋傻傻的、』少年聽了、沈吟不語、老孟說、『先生！你莫非來此打獵嗎？這地方野獸却少！祗有飛禽、和無數奇奇怪怪的蟲子、』那少年笑道、『我正是爲着這些蟲子來的、』老孟說、『先生！你要這些蟲子何用、豈非取笑？』少年說、『誰和你取笑！你不信、祗來看一看、便知道了、』說着、從帳篷中取出一本大書似的東西、揭開了、內中却每頁上都黏着幾個昆蟲、却都是已經乾死了的、老孟見了、甚覺奇怪！那少年說、『你且不必忙着去做生意、我意欲借你那隻小船、到對面島上逛一逛、請你代我在此看守帳篷、我回來時當有少許酬勞、』老孟說、『任憑先生吩咐、自當效勞、』當下把他船中的貨物取到帳篷中、那少年戴了草帽、獨自駕了小船、直向文司路島而去、（未完）